

影像青少版

TOU YANG

头羊

许廷旺 著



以影像观世界 以视觉读文学
勇战恶狼的圣斗士 草地羊群的守护神

浙江摄影出版社

影像青少版

TOU YANG

头羊

许廷旺 著



浙江摄影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裘禾峰
装帧设计：巢倩慧
责任校对：朱晓波
责任印制：汪立峰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头羊：影像青少版 / 许廷旺著. — 杭州：浙江摄影出版社，2016.7
ISBN 978-7-5514-1503-3

I. ①头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25398号

头 羊（影像青少版）

许廷旺 著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
邮编：310006

网址：www.photo.zjcb.com

电话：0571-85170614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制版：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

印刷：浙江兴发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印张：15.5

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14-1503-3

定价：32.00元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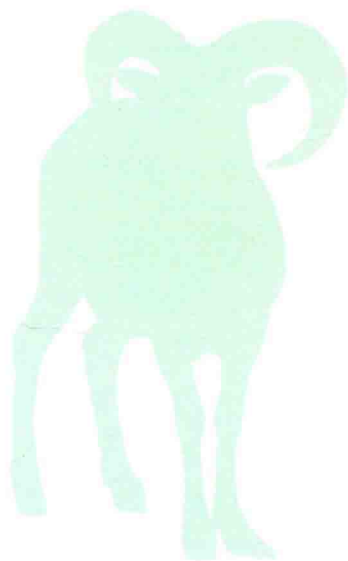
CONTENTS

头 羊	1	11. 水 灵	62
1. 雪 崩	2	12. 拔 都	70
2. 尼 玛	8	13. 脱 脱	75
3. 玛喇勒	14	14. 达林太	81
4. 娜布其	21	15. 教 授	85
5. 黑 头	27	16. 狗 阵	92
6. 达 来	32	17. 套马杆	98
7. 怒 吼	38	18. 忽 洞	103
8. 倒 地	45	19. 遇 袭	110
9. 击 溃	50	20. 山 坳	117
10. 裹 挟	56		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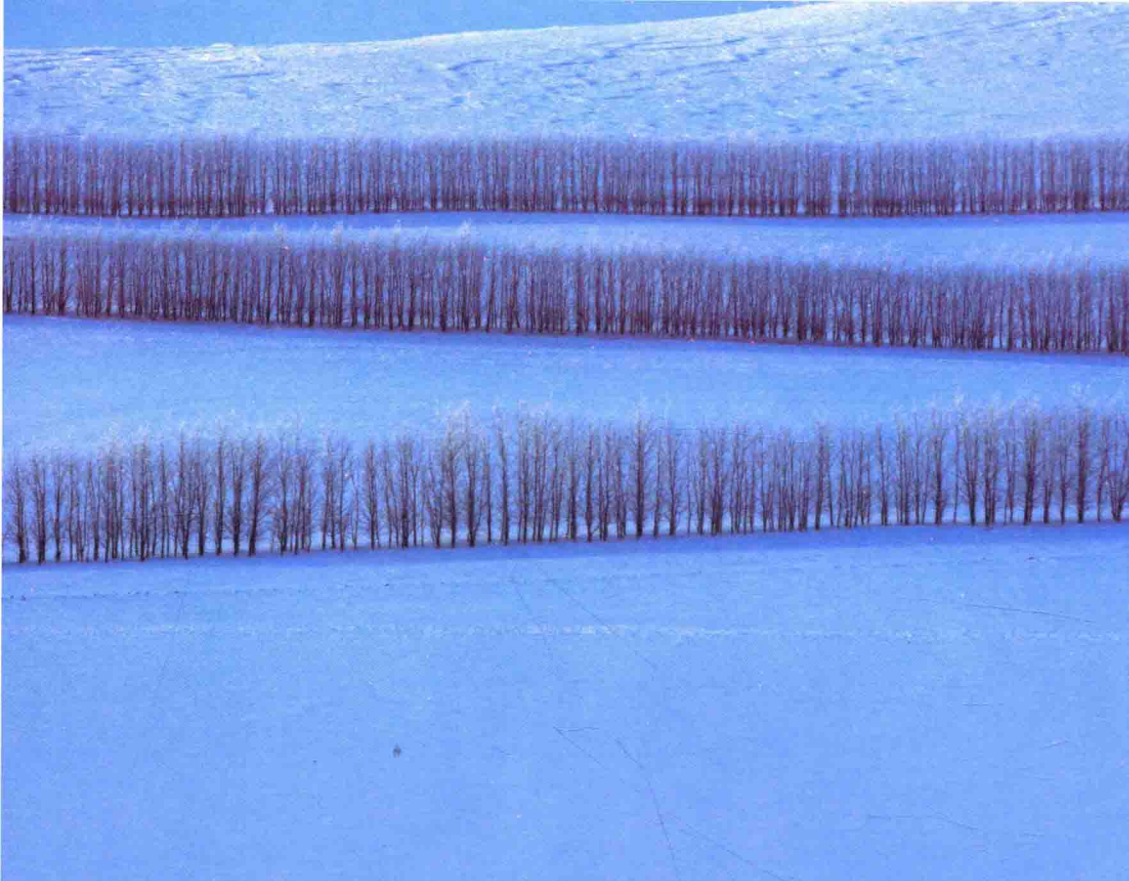
黄 羊	123	10. 少 年	178
1. 兵 匪	124	11. 力格登	184
2. 黄羊群	128	12. 两个残匪	191
3. 偷 窃	134	13. 决 斗	197
4. 狼 群	142	14. 冬 季	203
5. 大 猫	148	15. 交 易	210
6. 一对老人	155	16. 城 堡	216
7. 哑 犬	161	17. 武 进	222
8. 陌生人	167	18. 坐 骑	227
9. 迁 移	172	19. 回归草地	231





头 羊

玛喇勒一身雪白的被毛又长又软，就像一根根植上去似的。它还有一对硕大、漂亮的犄角斜向脑后，又斜伸向脸前，恰似一对优美的曲线。犄角呈琥珀色，晶莹透亮，堪称一件艺术品。



1. 雪 崩

狼王停下脚步。狼群齐刷刷地围住狼王。狼王仰起大头，剧烈抽动着鼻翼。风小了，空气中残留着食物的香味。狼王看着远处的雪原。一天一夜的暴风雪把台来花草原打扮得银装素裹，宛如粉装玉砌的世界。

狼王仰起大头，突然，雪地上升起一股劲风，横扫狼群。狼收缩身子，弯腰塌背，抵御寒风。食物的香味淡了，狼王注视着茫茫雪原，再次仰起大头，一声长嚎。狼群听到狼王的嚎叫，精神抖擞，一路狂奔。眨眼之间，狼群再次停了下来——一座绵延数里的雪丘挡住了狼群的去路。

狼王在前，狼群在后，一字排开，打量着雪丘。这原本是一座土丘。土丘坡度接近九十度。寒风裹挟着暴风雪，一天一夜，土丘下堆



积了大量积雪。此时，远远望去，土丘与积雪连成一体，形成一个坡度很小的雪坡。雪坡上堆起一个个造型别致、晶莹剔透、巧夺天工的冰雪雕塑。冰雪雕塑美轮美奂，错落有致地遍布在雪坡上，一眼望不到头。

狼王向左看看，雪丘没有尽头；狼王向右望望，雪丘在不远处拐了个弯，那里堆积了大量积雪。雪丘与积雪连成茫茫雪原，分不清哪是天，哪是地。狼群收回目光，不安地看着狼王。

风停了，空气中又弥漫着食物的香味。

狼王猛地张开大嘴，又猛地合上。狼群明白了，没有等到狼王发出命令，纷纷扑向雪丘。几条公狼一马当先冲了上去。积雪越来越厚，渐渐没过公狼的四肢。公狼仰起大头，奋力迈动着四肢。原本一尘不染，保存完好的晶莹雪丘，变得凌乱不堪。

母狼和小狼一看公狼抢先了，也不甘示弱，纷纷扑向雪丘。它们既没有公狼的体力，也没有丰富的经验，走出没有多远，不得不停下来——积雪挡住了它们的去路。它们抬起头，环顾四周，寻找出路，



观望了半天，只看到越走越远的公狼。一些聪明的母狼，一转身，沿着公狼的爪印冲上雪丘。小狼一扭身，紧随其后。哪知道雪太厚了，小狼一头扎进雪堆里，半个身子就埋进了雪堆。小狼恐惧地看着雪堆。它们领教了什么是异常天气。

积雪越来越厚，路越来越难走，只有两条大狼依然艰难行走着。其他狼饶有兴致地看着，试探着沿着两条大狼留下的足迹向上攀爬。

远远望去，一望无垠的雪丘上，一行狼匍匐在雪丘上，艰难爬行。不时，有狼栽进雪丘里，几番挣扎，扬起漫天雪雾。

狼王站在雪丘下，冷眼打量着狼群。

一条大狼实在无法承受这艰巨的任务，退下回来。

另一条大狼仍坚持着，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，也不知多少次扎进雪堆里，变成名副其实的雪狼。

它停下脚步，四肢深深陷进积雪里，就像横卧在雪堆上。鼻孔里喷出两股浓浓的白雾，瞬间融入冰天雪地间。其实，它的四肢悬在雪堆里，一时找不到支撑点，挣扎着。它这一挣扎不要紧，身下的积雪发出轻微的碎裂声。碎裂声越来越大，淹没在呼啸的寒风中。

顷刻间，原本完美无瑕的雪面塌陷下去。

它猛地仰起大头，使出浑身力气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。可惜，它来不及抽出四肢，身子反而急剧向下坠去。随着身子下坠，雪坡立刻变成一个明显的雪坑。它慌了，四肢恨不得立刻抓住地面。它脖颈用力，大头向上挺……它的一番举动不仅没有救到自己，反倒加快了下滑的速度。“轰”，四周的积雪大面积坍塌，积雪源源不断地涌向雪坑，最终淹没了它。





积雪好比波浪滔天的浪花，这条狼只是千千万万浪花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浪花。在风起云涌的波涛中，它左冲右突，忽起忽落，忽上忽下……眼看着就要钻出雪堆了，一个滚落的大雪球迎面砸来，再次把它湮没在积雪中。它身陷险境，奋力挣扎，频频甩动着大头。无奈积雪越聚越多，它纵使有天大的本领也钻不出雪堆。雪堆终于不动了——只是一味地下滑——它被积雪吞噬了。

狼群恐惧地看了一眼迅速下坠的雪块，纷纷掉头。紧跟在后面的小狼、母狼惨透了，倒在大狼们的爪下，被踏进积雪里，惨叫声响成一片……

狼群退到雪丘下，惊恐不安地看着狼王。狼王毫发无损，寒风中威风凛凛，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狼群很快安静下来。

狼王向右走去，那里有一道凸起的积雪，像一道雪墙。雪墙直通向雪丘，狼王很快上了雪墙。雪地上留下一行浅浅的爪印。狼王很快来到雪丘下。它抬起头，打量着雪丘。雪丘不高，垂直高度不到三米，

坡度却很陡。

狼王向雪丘爬去，它刚伸出一条前肢，另一条前肢就“唰”地陷进雪堆里。狼王反应灵敏，身子迅速向后撤，面前出现了一个浅浅的雪坑。狼王掉转身子，四肢轮番向雪坑里扒雪。不一会儿，雪坑被积雪填满了。狼王四肢聚拢在一起，把积雪踩实。

狼王向雪丘上爬去，意想不到的，“刺溜”一声，狼王重重地摔了下来。

这怪不得狼王。一天之前，台来花草原就开始下雪。雪很大，下完就融化了。雪下得快，融化得也快。雪下了化，化了下，台来花草原被一层冰紧紧包裹了。紧接着，气温骤然下降，暴风雪如期而至，又是一天一夜，台来花草原变成了台来花雪原。此时，暴雪下面裹着一层厚厚的冰，狼王从雪丘上滑下来情有可原。

狼王再次爬上雪丘，四爪紧紧抓着积雪，一点一点向前移动。“哗”，头顶上坠下一堆积雪砸在狼王身上。狼王承受不住意外一击，身子下坠。冰面上的积雪原本结在一起，一旦有一处坠落，大面积的积雪便开始坠落，“哗哗”声不绝于耳。

狼群看得目瞪口呆。

狼王一改刚才四肢着地的姿势，前肢跪在积雪上，后肢支撑着身子，半跪半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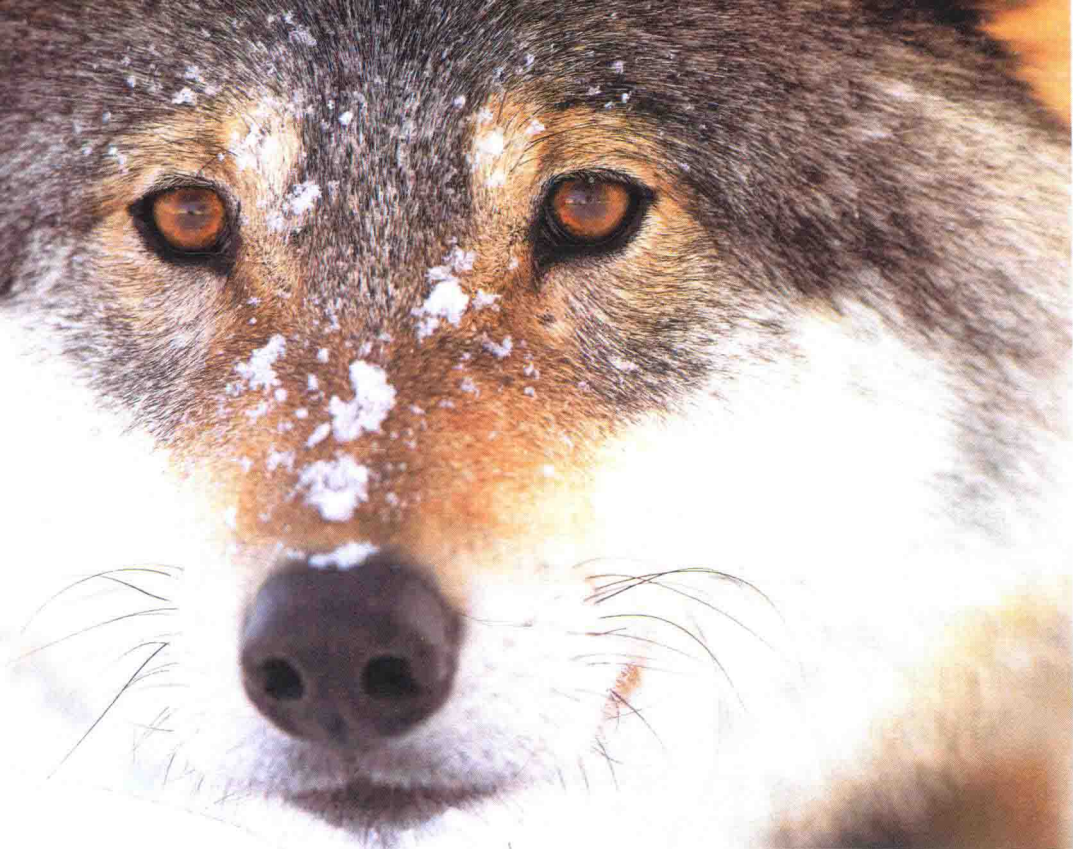
雪丘顶近在咫尺。

狼王身子大幅度起伏着，嘴巴、眼睛四周挂了一层薄薄的霜花。狼王喘息了一阵，又向上爬去。狼王离雪丘顶只有一个头的距离了。它小心翼翼伸出前肢，紧紧抓住雪丘。随后，它又缓缓伸出另一条前肢。此时，狼王就像体操运动员，两条前肢牢牢抓住雪丘顶，后肢慢慢收拢，登顶即将成功。

险情再次发生了，“咔咔”，雪丘突然松动了。狼王一惊，身子猛地用力，“哗啦”一声，雪堆混合着冰块，劈头盖脸向它砸来。

狼王结结实实地坠落，雪堆砸在狼王身上。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





了。狼王不是狼王了，好像变成了一颗长着腿的炸弹，一头钻进积雪下面，“轰隆”一声，击起漫天雪块。随着一声巨响，眼前的雪丘犹如一条白龙，此起彼伏，上天入地，翻江倒海，响声如雷……绵延数里的雪丘顿时活跃起来，雪块、雪堆……漫天飞舞。

天空变得浑浊了。

这是雪崩，被台来花草原牧民称为“白色死神”。

狼群看见狼王坠下雪丘，惊慌失措。紧接着，眼前又发生了如此奇异、诡秘的现象。狼群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击垮了，忘了嗥叫，忘了逃跑。瞬间，狼群消失了。

2. 尼 玛

雪丘的向阳面有尼玛的泥房子。泥房子冬暖夏凉，结实牢固。

尼玛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鬼天气。一天一夜的暖雪把泥房子变成了冰屋子。暴风雪接踵而至。尼玛来到羊圈，羊的数量少得可怜。这些羊不仅是尼玛的希望，也是脱脱和达来的希望。他们是尼玛收养的孤儿。

暴风雪还在下，伴随着“唰唰唰”的声音，雪花纷纷扬扬落在羊圈里。头羊玛喇勒缓缓走到尼玛身边，身上的积雪“簌簌”下落，暴风雪中的玛喇勒显得更威武了。

玛喇勒在蒙古语里是牝鹿的意思。其实它是一只响当当的大公羊。

玛喇勒有半大马驹那么高，四蹄如同碗，体重足足有三百斤。玛喇勒不仅长得高大结实，而且漂亮英俊。玛喇勒一身雪白的被毛又长又软，就像一根根植上去似的。玛喇勒还有一对硕大、漂亮的犄角，犄角斜向脑后，又斜伸向脸前，恰似





一对优美的曲线。犄角呈琥珀色，晶莹透亮，堪称一件艺术品。

牧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的犄角。

虽下了一天一夜的暖雪，小羊还是承受不住了，躲在羊圈的最里面，靠在大羊身上取暖。即使这样，它们仍冻得瑟瑟发抖。天寒地冻，牲畜需要活动来增加抵抗力。大羊走来走去，那些小羊紧紧依靠在大羊身上，仿佛是羊身上多出来的一块肉。这块“肉”终于坚持不住了，四肢一软，倒在地上，伸了伸腿，就不动了——冻死了。大羊难过地低下头，目光深情地注视着小羊，只听见雪花“簌簌”的飘落声。

尼玛拍了拍玛喇勒。玛喇勒心领神会，径直走向泥房子。羊群欢蹦乱跳地跟上头羊，羊群后面是老牧羊犬娜布其和黑头。

台来花草原上的牧民大都过着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。春夏秋三季，牧民赶着牲畜，用勒勒车拉上全部家当，逐水草而居。入冬时，再回到牧点，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季。

尼玛一年四季生活在草原深处。政府原本也给他分了一套房子。建房之初，他就找到胡尔勒苏木学校的老师兼民政助理朵兰，把建房款直接换成了脱脱和达来的学费。从此，尼玛常年居住在草原深处。陪伴他的是数量不多的羊和老牧羊犬娜布其“娜布其”在蒙古语中是“落叶”的意思。

冬季不仅漫长寒冷，而且还有危险的狼灾。但尼玛和他的牲畜总是有惊无险。

泥房子里一下涌进十几只羊，显得拥挤不堪。小羊和母羊纷纷围在火炉旁边。玛喇勒、黑头和娜布其站在门后，静静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一天一夜的暖雪让羊毛湿透了，被炉火一烤，泥房子里弥漫着浓浓的、刺鼻的膻味。

尼玛用布条塞住了门缝和窗缝，避免人、犬、羊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，被饥饿中的狼群捕捉到。

泥房子里的羊膻味越来越浓。娜布其转过身，嘴巴凑到门缝上，作为一只牧羊犬，常年与羊群打交道，理应早就适应了，但现在看来，

它也无法忍受这浓烈的气味了，用爪子挠着门。尼玛看看天，天空中还飘着雪花，一阵紧似一阵。尼玛打开了门，清新的空气冲淡了浓浓的膻味。娜布其一跛一跛地出了泥房子，张开大嘴，呼吸着空气。

玛喇勒也走出了泥房子，身上腾起一股股热气，转眼间，热气就融入空气中了。娜布其走到玛喇勒身边，用头拱它。玛喇勒向泥房子外看了一眼，尼玛站在房檐下。



尼玛常年生活在草原上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才选了这个山坳。说是“山坳”，其实是土坳。土坳三面是高高的土丘；土丘直上直下，犹如刀削斧劈；土坳恰似一个倒放的瓮，肚大，口小。当初，尼玛选择这里，只是出于对安全的考虑。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，证明这里不仅能阻挡狼群，还阻挡了牧民最不齿的行为——偷窃。山坳前视野开阔，近处是一马平川的草地，远处是终日流淌不息的沙巴尔河。

泥房子依土丘而建。

雪停了，寒风打着旋儿刮过泥房子上空。

尼玛“啪啪啪”拍着手掌，娜布其警惕地看着四周，玛喇勒也举头环顾着四周，娜布其与玛喇勒对看了一眼，把大头垂在地面上，抽动着鼻翼。尼玛乐了，心里想，你的鼻子还没有我的好使呢。不过，他仍喜欢娜布其这种表情。娜布其嗅了一阵，举起头，迎着寒风，仍抽动着鼻翼。玛喇勒与娜布其并肩而站，一高一矮，一白一黑。最终，娜布其与玛喇勒一前一后进入了泥房子。

尼玛闩死门，重新塞好门缝。寒风裹挟着鹅毛大雪，眨眼间掩盖





了泥房子前面凌乱的痕迹。

远远望去，泥房子与茫茫雪原融为一体，根本看不出有生命迹象。

尼玛坐在羊毛毡上，“吧嗒吧嗒”抽着烟，屋子里弥漫着劣质烟草与羊膻味混合的气味。尼玛看了一眼外面白雪皑皑的山坳，心境如夏日里沙巴尔河的河水，平静而舒缓。每年冬天，他都是这样度过严寒与雪灾的。

尼玛没有想到，麻烦会来得这么快。两条大狼出现在泥房子

附近。它们来自溃散的狼群。自从狼王葬身积雪之下，狼群就四散溃逃，各自为战了。这是一对狼夫妻，不知它们是如何绕过绵延数里的雪丘，出现在泥房子附近的。

跑在前面的公狼停下了，仔细打量着泥房子前面出现的两个大大的雪窟窿，那是泥房子的门和窗——从那里飘出时弱时强的食物气味。公狼看看母狼，母狼双眼紧紧盯住泥房子，随后两条大狼同时扑向了泥房子。

两条大狼没有马上发起进攻，而是围着泥房子打转。泥房子三面已与雪丘连成一体，厚厚的积雪挡住了它们的去路。两条大狼很快向门扑去——食物的香味就是从这里飘出来的。

公狼用身子撞门，门纹丝不动；再撞，门还是不动。母狼加入进来，门仍然一动不动。公狼猛地站立，用爪子挠门，“刺溜”一声，门板上留下一条模糊不清的爪印。公狼再次举起爪子，门板上又留下一条浅浅的爪印。

母狼比公狼聪明，两个爪子轮番进攻，响声似急雨，又似爆豆。



两条大狼越挠越兴奋，挠门的频率越来越快。“乒乒乒”声中夹杂着“砰砰砰”的撞击声。原本晶莹剔透的门板上变得一片惨白。

这得感谢那场暖雪。雪融化成冰，仿佛给门板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铠甲。

羊群停止了反刍，竖起耳朵，惊恐地望着门外。小羊瑟瑟发抖，它们闻到了浓烈的狼臊味。黑头刚刚成年，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事情，目光里夹杂着好奇与不安。只有玛喇勒例外，平静注视着，似乎早已熟悉了这种声音。

娜布其嘴角抽动，耳朵后拉，脖子、背上耸起一条长长的被毛，发出一声怒吼。两条大狼的挠门声不但没有停止，反倒越来越快。“哗哗”，娜布其也挠起了门板。

两条大狼听到从泥房子里传来的挠门声，一脸惊喜，立刻停下来。奇怪的是，泥房子里也停止了挠门，随后传来一声怒吼。两条大狼恼羞成怒，挠门声再次响起，这次比上一次来得更猛烈，恨不得门板上立刻就出现一个大窟窿。

尼玛坐在羊毛毡上，慢腾腾地对娜布其说：“还不到时候呢！”尼